**莊子寓言故事中的哲理**

**講稿**

簡介：

　　《莊子》作為一部古代經典，經過千年以來的解讀、注釋與流衍，它不單成為學術研究的著作，更是宗教思想的根源，甚至已融入於中國文化之內乃至許多中國人的生活之中。解讀《莊子》著實有許多不同的方式，本輯節目則從《莊子》的「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為入路，既討論《莊子》中別具特色的「道言」故事，更以此探討《莊子》中的哲學思想（智慧），期望能將《莊子》思想的精粹給聽眾帶來兩種不同層次的思考：文化生活的智慧與莊子哲學的意義。

主講：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八集：《莊子內篇》〈德充符〉的「踵見仲尼」寓言解讀**

**第一部分：「踵見仲尼」寓言閱讀的第一步──通俗地講（20MIN）**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好高興能夠繼續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國哲學的經典閱讀。今集講的故事是「踵見仲尼」，出於《莊子》內篇的〈德充符〉。「踵見仲尼」算是一個在《莊子》一書內常見的寓言故事，即是從一些故事中把重要或有名的人作為被諷刺或幽默的對象，尤其是孔子或儒家的弟子常常被描述為不識時勢或愚昧的人，所以，在中國傳統之中總以為儒家與道家是不相融，即使是在魏晉時期常常會出現「儒道互補」思想，在明代有所謂「三教合一」的思想，就是因為不同才會產生互補，或合一，或融合的說法。那麼，究竟莊子是否真的要貶低孔子或儒家思想呢？而莊子諷刺孔子或儒家思想又有甚麼用意呢？現在我們就用口語先講講「踵見仲尼」的故事：

　　魯國有一個斷了全部腳趾的人，叫做叔山無趾。這個叔山無趾用腳踝兀下兀下的走路去見孔子，孔子一見到叔山無趾就說：「你真不夠謹慎，以前就犯了斷趾的過錯，現在才來這裏請教，怎麼能夠來得及呢？」叔山無趾聽到就回應：「我以前就是不識時務而輕看身體，惹來斷趾的禍。現在我來了，還有比腳更尊貴的東西存在，我想保全它，天是無所不蓋的，地是無所不載的；我將孔子老先生當作天地一般，怎知道孔子老先生就只是這樣子的人！」孔子回應說：「我實在膚淺。你為甚麼不進來呀！請你說說你的看法！」叔山無趾轉身就走了。孔子就對弟子說：「你們要自勉呀，叔山無趾是個斷了腳趾的人，他尚能夠努力求學以補救以前犯過的錯，何況你們那些沒有犯過錯的身體和追求全備德性的人呢！」

　　後來叔山無趾就對老子說：「孔子還沒有到達『至人』的境界吧！他為甚麼曾經恭恭敬敬地向你請教呢？他還追求那求奇異怪誕的名聲來傳聞天下，他不知道至人是把名聲當作束縛呢？」老子說：「你又為甚麼不直接告訴他死生是相通的，可與不可是平齊一致的道理，用來解決他的束縛呢？」叔山無趾說：「這是天要加給他的刑罰，怎麼可以為他解除呢？」

　　關於「踵見仲尼」的故事，似乎比較複雜，可謂一波三折，因為故事的對話人物都輾轉地提出了幾種獨特的見解。不過，我們還是可以透過故事主要的兩段情節來處理，第一段是叔山無趾與孔子的對話，這一段對話的主角是叔山無趾，經由孔子的形象和說話來表現叔山無趾的特殊性；第二段是叔山無趾與老子的對話，這一段對話的主角是孔子，經老子及叔山無趾的對話來表現孔子的獨特性。「踵見仲尼」故事是由兩段說話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的，如果只是由第一段話來看，有人認為「踵見仲尼」的故事是貶低儒家思想的，然而，再從第二段話來看，則可以發現老子與叔山無趾對於孔子的評價還是不低的。不過為了容易分析「踵見仲尼」的故事，現在我們就先分開故事的兩段情節來講。

　　先講第一段，即是叔山無趾兀下兀下的去見孔子的情況。重點在於「德」或「全德」這個用語。叔山無趾之所以無趾並不是先天的，而是從受到過犯而被斬去的，這是古代以對身體的痛苦作為懲罰的要點，所以古代會有鯨面，閹割等的刑罰，其實近代日本黑道的斷指也是接近的做法，如果據傅柯《規訓與懲罰》所講，古代西方對於身體的刑罰也是不少的，尤其是他所敘述到的五馬分屍，簡直是對人與動物都是一場角力。回說到叔山無趾，他年輕時雖然犯事而遭受到無趾的刑罰，但是他真的能夠改過並且願意四處求道，這次他先找上孔子，不過，孔子一見叔山無趾就劈頭第一句是學得太遲，已經受了刑罰。孔子講這句話的時候並不是全存譏笑或不懷好意，相反地，孔子是具有一種慈悲的心來看待叔山無趾。不過，叔山無趾一聽到反而覺得孔子的境界不高，因為孔子第一眼看到的是叔山無趾在形體上的殘缺，反而看不到叔山無趾即使殘缺，但內在的德或精神對於求道的事上更是全備。而當孔子見叔山無趾轉身就離去，不單無生氣，反而向身旁的學生說教，指出叔山無趾的可敬及值得學習，重點正是叔山無趾所具備的「德」，究竟叔山無趾具有甚麼「德」呢？在「踵見仲尼」中第一段的要點正在於這個「德」字，甚至乎連孔子也在讚賞叔山無趾的這個「德」，簡單來講，這個「德」就是精神境界，是相對於「形」來講的，而這個精神境界就是對「道」的追求，用現代的說法來講，即是「自我實現」的可能。換言之，在「踵見仲尼」的第一段中，叔山無趾雖然犯了錯但所具有追求於「道」的精神仍然是值得學習的。不過，在這一段中，孔子的形象是另一個關鍵，即孔子在叔山無趾的說話中似乎只是一個膚淺的人，即使他對於叔山無趾是出於關愛，又能夠不計前嫌，即使受到叔山無趾的無禮對待，他還是一貫的具有仁義的長者形象，以叔山無趾來教導學生，究竟在「踵見仲尼」故事中，孔子是否就是如此的膚淺呢？這就關連於「踵見仲尼」的第二段。

　　現在我們講「踵見仲尼」的第二段，即是叔山無趾兀下兀下的去見老子的情況。重點在於「刑」或「天刑」。從故事的鋪排來看，叔山無趾是先見孔子再見老子的，從他對老子的說話來看，叔山無趾似乎已經得到老子的認同，並且能夠大發議論，他直接表達對於孔子的不滿意，叔山無趾認為孔子並未達到「至人」的境界，理由是他仍然是被名聲所束縛，以說教為己任。不過，當老子問叔山無趾為何不自己告訴孔子這個道理時，叔山無趾卻提出了「天刑」的問題，即是說，孔子的問題是一種上天給予的問題，並不能由旁人所解除。其實，如果拿這個「天刑」來比較叔山無趾所到的「無趾之刑」來看，則可以發現叔山無趾對於自己受到「無趾之刑」仍然可以從精神的層面來了却，然而，他對於孔子的評價正在於未能以此「安之若命」，由這個「天刑」的講法來看，叔山無趾並不只是一味的講孔子是膚淺，而是由於未能做到「安之若命」，從而阻礙了他達到「至人」的境界。綜合兩個段落來看，「踵見仲尼」的故事固然是以內在精神層面來說「德」，所以叔山無趾縱然曾經受刑而使身體殘缺，但仍然值得孔子稱讚而叫弟子學習，不過，「踵見仲尼」的故事並不止於歌頌內在的精神層面，更重要的是面對自己不容易改變的缺憾，叔山無趾能面對自己的過犯受刑後仍然求道，反而孔子並未能對自己的性格，即是教化或拯救世道問題而「安之若命」。換言之，「踵見仲尼」其實是講面對自己的「自處」問題。

　　對於「踵見仲尼」的兩個故事段落都有一定的認識之後，我們就可以試從整篇〈德充符〉來看「踵見仲尼」。在〈德充符〉整篇內，兀者是一個非常重的形象，至少在首三個故事中，兀者都主角，而往後的故事中亦不乏形體殘缺的角色，有學者認為〈德充符〉的兀者形象是莊子是想引起讀者的注意，以形體上的差異來突顯內在的精神層面的重要，所謂「德充符」的實義即是從內在的「德」可充盈於外，甚至引伸可以到連外在的形體也可以超越，重點正在於「安之若命」。其實，與〈德充符〉與〈人間世〉都可以說是莊子內篇相關於應世的原則展示，〈人間世〉是展示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無奈，從而以「安之若命」為要；〈德充符〉則是展示個體自身種種的缺憾與無奈，從而一樣以「安之若命」為「自處」。換言之，「踵見仲尼」並不止於要我們看到內在精神層面的重要，更重要的是「自處」，即是如何面對自身的無可奈何的地方，從而進行「超越」的思考，才有機會達到「至人」的逍遙境界。

　　回到現代人的可能思考，究竟「踵見仲尼」可以告訴我們甚麼呢？我想至少有兩點是重要的：第一，是內在精神的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價值。近年大行其道地說內心富有，例如有所謂「窮得只剩下錢」，我也可以看見很多年青人認同自身內在價值的重要，這方面我沒有異議，也非常認同；不過，我又發現有年青人就以這個內在價值更為重要來挑戰別人以富有為重要的價值觀，指有錢人是霸權，地產商是霸權。依據莊子在「踵見仲尼」的講法，富有或名譽為重要的價值觀也有它的缺憾，但問題不在於這種價值觀是否有缺失，反而是未能認定自己即以此為唯一的價值取向，亦即具有「成心」或「成見」；從這方面來看，當以為注重內在精神層面的價值為唯一的時候，甚至挑戰霸權，或以為別人以錢為重的價值觀時，其實一樣是蔽於「成見」，就好像叔山無趾評論孔子一樣。第二，當我們知道內在精神是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時候，莊子教我們要「安之若命」，然而，「安之若命」並不是叫我們「認命」就算了事，而是以此限制來作出內在精神上的「超越」，即係叫我們「認命」之後再諗辦法，凡事總有出路。從這方面來講，我想講講近年的學生生態，二零一六年只是過了三個月，不過，我相信大家對於香港學生自殺案的上升或者蔓延趨勢有所關注。如果從莊子「安之若命」的角度來講，其實學生還未能對於無何奈何的事情接受或學習接受，然後學懂自處，莊子筆下的兀者其實都比較聖人有「超越」的地方，所以如何「認命」然後再出發就是教導學生的一個道家式的生命教育。或者，香港的生命教育可以滲透多點哲學元素會更好吧！

**第二部分：「踵見仲尼」寓言閱讀的第二步──學術地講（10MIN）**

　　現在我試從學術地講「踵見仲尼」。關於「踵見仲尼」的討論，我想從「莊子尊孔論」來講，所謂「莊子尊孔論」即是指在《莊子》一書中的孔子具有正面的形象，從而推斷莊子其實是具有尊崇孔子的想法。這種想法的提出與我們對於儒家道家的區分，或從「踵見仲尼」的形象似乎有點不合，對於這種想法的提出，學術界近年的確是從幾方面的理據來確立，以下嘗試簡單說出來分享：

　　首先，從莊子之為「道家」來說，據現今的先秦文獻來看，先秦時期並沒有所謂的「道家」，在先秦時期固然有《老子》、《莊子》、《黃帝四經》等著作，但是，在先秦時期並未把他們合稱作為「道家」，把老子、莊子合併的，首先是司馬遷的〈老莊申韓列傳〉，再至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才正式稱他們為「道家」。然而，為何司馬遷會把老、莊合為一列傳呢？司馬遷曾表示，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甚至乎「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即是說，司馬遷依據莊子多言道與有無，在外雜篇中又崇老抑孔，所以判定莊子與老子為思想歸類，甚至從老、莊、申、韓等作為一個系列的思想傳承。當然地，司馬遷作為漢代的人，與先秦時期較為接近，他的見解自然有合理的部分，然而，這種講法是否無可質疑呢？其實，在唐代的韓愈就提出莊子可能是儒門孔學之後，指出莊子是子夏之後學的門生，宋代的蘇東坡更提出莊子並非詆毀孔子，由司馬遷提出的篇章可能是偽書的說法。從這方面來看，把《莊子》作為《老子》思想史上的傳承或嫡系似乎已經有某程度的受到動搖。另一方面，我們更可以從文本上探究《莊子》是否真的詆毀孔子呢？

　　其次，從《莊子》現存的文本來看，詆毀孔子的文本大多出自於《外雜篇》，假如《外雜篇》只是莊門的後學所作，則莊子是否詆譭孔子就可以成為疑問。不過，在「踵見仲尼」這故事裏，我們還是可以發現莊子似乎對於孔子的救世道與教化有所微言，但是否真的譏諷孔子呢？尤其是在「踵見仲尼」的最後透過叔山無趾的口說這是「天刑之」的問題，則莊子的表達以區分孔子所謂「聖人」與莊子的「至人」的不同；特別地，從郭象注來看，「天刑之」下，郭象是說「今仲尼非不冥。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隨」，意思是說，孔子的做法其實亦是順應於生命的自然之理，亦是具有「適性逍遙」的特質。

　　其實，從歷代的注莊或解莊的說法中，「莊子尊孔論」並不是特然從天而降的想法，反而可以有跡可尋。現代學者要對於莊子思想作深究，這亦未嘗不是一個特別的方向。這一集就到此為止了。

──第八集完─